

爆笑掌门人 睡懒觉的喵 吐血新作

四萌
JYONGMEI
对仗工整

患有皮毛过敏症的女汉子VS毛茸茸的正太萝莉

某年某月某日，
慕慕不小心被骗签下契约，成为了莱尔斯幼稚园的人类老师。
从此，鸡飞狗跳的生活正式拉开帷幕……



莱尔斯 日记

睡懒觉的喵 著

下

毛团大作战即将开始！莱尔斯欢迎您的光临~
萌点升级！爆笑升级！吐槽升级！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莱尔斯日记

睡懒觉的喵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尔斯日记 / 睡懒觉的喵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411-8

I. ①莱… II. ①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5072号

书 名 莱尔斯日记
作 者 睡懒觉的喵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金旺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金旺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411-8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522096132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莱尔斯日记

目录 CONTENTS

- 楔 子 \001
- Chapter 1 神秘邀请函 \003
- Chapter 2 蔷薇湖事件 \026
- Chapter 3 磨合期你好 \041
- Chapter 4 夜袭 \058
- Chapter 5 不死族 \070
- Chapter 6 敛财奴 \083
- Chapter 7 不服来战 \092
- Chapter 8 山村老尸 \106
- Chapter 9 他的秘密 \126
- Chapter 10 水落石出 \143
- Chapter 11 第四条腿 \157
- Chapter 12 告白进行时 \173
- Chapter 13 芭比花园 \187
- Chapter 14 我在追你 \206
- Chapter 15 好人卡 \220
- Chapter 16 解雇 \233



莱尔斯日记

目录 CONTENTS

- Chapter 17 归于平静 \253
- Chapter 18 霉神 \268
- Chapter 19 逃 \288
- Chapter 20 再见，傲娇大神 \303
- 逐辰番外 玉溪逐辰光 \313
- Chapter 21 劫 \319
- Chapter 22 人偶师 \333
- Chapter 23 现身 \346
- Chapter 24 半蛇人 \360
- Chapter 25 重生 \373
- Chapter 26 无题 \387
- Chapter 27 抉择 \397
- Chapter 28 你好，女朋友 \411
- Chapter 29 组队打BOSS \432
- Chapter 30 决战 \447
- 甜蜜番外集 \461
- 有爱采访篇 \468





Chapter 17

归于平静

十一月，霜降百草寒。锦都市的天气就像位脾气暴躁的老太太，骤降十来度，忽略掉深秋，直接进入严冬模式。

清晨，慕慕缩在被窝里紧闭双眼，假装听不见外边的训斥声——就是打定主意不起床。良久，才听门外传出低低脚步声和关门声，应该是老爸放弃劝说，独自出去晨跑了。

慕慕从被窝里伸出脑袋来，因为突然接触到冷空气，鼻尖凉凉的。她摸了摸鼻子，转头看向窗外，前几天还红火一片的院子已有了几分萧瑟之意，稀稀落落的枯叶在寒风中抖着，像是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

这是慕慕离职回家后的第四天。

四天前，莱尔斯幼稚园为周年庆举行了彩排活动，翌日天没亮，慕慕就收拾好行李悄悄离去。没有送行，也没有告别，在床头留下进入兰斯大道的通行证后，慕慕就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出了“花不语”。

虽然很想无视，但彼时，她的确看到了西边小屋内亮如白昼。他……大概和自己一样，一夜无眠吧？那灯下的影子大概知道自己即将离去，只是不知道

该用什么方式出来告别吧？

.....

慕慕深呼吸口气，冷冷风灌进身体里，让自己冷静一些。她摇了摇头，抓着被沿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想，不要想，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的的生活已经回归平静，你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无业游民，而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觉！

这么想着，慕慕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又渐渐迷糊起来。恍惚间，慕慕被团团黑雾包裹，正觉有什么东西向自己袭来，啪的一声，床头的台灯被人打开了。

“干什么……”慕慕嘟囔着翻了个身，正想顺手用被子蒙住头，一阵冷风就忽然从上往下地灌了进来。慕慕啊地大叫一声，爬起来一看，这才发现自己的被子已经被太后掀开了。

慕慕呜咽着想要夺回被子，“妈你干什么，人家还没睡醒。”

太后啧啧摇头，一脸恨其不争的样子，“干什么干什么，还好意思问，你自己看看，你爸都出去锻炼了，还不快给我起来！”

慕慕噘着嘴又去拉被子，“不要，我好不容易不用上班了，睡会儿懒觉再起。”

“想得倒美！”太后一把拍掉慕慕打算摸被子的手，振振有词道：“你还知道自己不用上班，在家里啃老哦？老娘告诉你，啃老也不是那么好啃的，赶紧给我起来，陪我去趟超市。”

慕慕一听，立马抓狂，“又要我当搬运工啊？”

“那当然，有蛮力不用是傻子！”太后喜滋滋地说罢，又叮嘱了两句“快起床”，就出门准备早饭了。

望着老妈轻盈的背影，慕慕抓了抓鸡窝头，不满地抱怨，“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话毕，霎时又愣在原地动弹不得。这句原本挂在嘴边的吐槽话今时今日再说，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如果任毒舌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自己还真不是太后亲生的啊……

吃完早饭，母女俩就出了门。可跟着太后七拐八绕，却没到超市，反而到了社区医院门口。望着医院牌匾看了又看，确定自己没有眼花后，慕慕才看向太后，奇怪地问道：“你不舒服？”

太后哼哼，“跟着老娘就对了。”

挂号，排队，直到轮到她们的号，太后才把慕慕推到医生跟前，翻白眼道：“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裤腿挽起来让大夫看看伤口。”

慕慕震惊，原以为自己保密工作已经做得很好，可最后还是被她老人家发现了。念及此，慕慕正欲开口，太后已转向医生道：“大夫，你好好帮我家闺女看看，她神经麻木，你不用担心弄疼她。”

.....

出了医院，慕慕抱着药一瘸一拐地跟在太后后面，心怦怦直跳。当初慕慕回家故意隐瞒伤情，就是害怕她老人家唠叨，可谁料千算万算还是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受伤加上隐瞒，只怕今天回家耳根子有得受了。

果然，没走一小截路，太后就突然回头道：“哟，刚才出来时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现在又变瘸子了？”

慕慕陪着笑脸，单脚跳到太后跟前，厚脸皮地挽住其胳膊，“这不是不用在您面前装了嘛，而且刚才那个医生敷药弄得我超痛，我感觉现在两只脚都不一样长了。”

太后抽回被慕慕挽着的手，黑着脸道：“少在那儿装瘸子博同情，老娘还不知道你，你撅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颜色的屎！”

慕慕笑嘻嘻贫嘴，“妈，我只拉得出来一种颜色的粑粑，要是有其他颜色，我就该进研究所了。”

太后啐了口，嗔道：“别嬉皮笑脸！说，要不是老娘发现，你还准备瞒多久？这几天不肯跟你爸去晨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慕慕嘿笑，“是是，您老明察秋毫、洞若观火。还好您是生在现代了，要是在古代，那就没包拯什么事了。”

“呵呵呵！”太后学着女儿干笑，瞪她一眼，“还好脚没什么大碍，不然

我看你怎么办！”话至此，她又突然叹了口气，接着说：“忽然回来也不是因为幼稚园关门了吧？”

慕慕闻言浑身一震，说不出话了。“被开除了”这么丢脸的话她怎么可能说得出口，是以彼时回家，她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搪塞过去了。虽然当时太后也有诸多怀疑，但见慕慕不肯多说，也就没再往下问，原本慕慕还以为逃过一劫，谁料……

慕慕抓了抓头，咂舌道：“这个这个嘛……”

太后见状又板着脸厉声道：“如果再撒谎，立斩不贷！”

慕慕泪奔，我的亲娘啊，哪儿是我想撒谎，只是这其中缘由过于复杂又过于离奇，我说了，你也未必信啊。正思忖，慕慕灵光一闪，终咬牙道：“好吧，其实简单说起来，就是……就是我们园长想要潜规则我，我抵死不从，然后……他就把我开除了……”

话毕，对面的太后彻底沉默了。

见太后满脸肃穆，慕慕有些心虚地低头，她这么说，也不算全部欺瞒太后吧？自己的确是在拒绝兰斯后才被开除的。慕慕呃了声，正想开口再说什么，身旁太后就已爆出一句，“就你？”

慕慕彻底囧了，这算什么反应？

这头，太后将女儿从头到尾地打量一番，终于齐整地讲完一句话，“就你？你们园长什么眼光？”

慕慕：“……”

系统已百分百确定，她肯定不是太后亲生的。

玩笑归玩笑，太后痛斥一番兰斯无耻下作不要脸后，两母女约定好：继续隐瞒老头子实情，等慕慕伤好，再去找新工作。

两人一边说，一边又去菜市场买了菜这才回了家，此时慕老爸早到家，正与人坐在阳台上下象棋。因为隔得太远，又有大半扇门挡着，慕慕看不大清，只从衣着打扮上看出对方是个年轻男人。

慕慕见状也没怎么放在心上，自老爸光荣退休以后，常有小警察上门来

玩，所以，慕慕朝阳台随意打了声招呼就准备回自己房间。谁料一听女儿的声音，老慕就进了客厅，嚷嚷道：“怎么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慕慕拿出手机一看，真有三个未接来电，“哦，陪妈去买菜，电话也没听见，怎么啦？”

“你同事来了，人家等你好久了。”

慕慕听见“同事”二字，心骤然一紧，还没等抬头，那清润干净的男声已传入耳中，“伯母好，我是慕慕的同事，兰斯·莱尔斯。”

抽了抽嘴角，慕慕看向那张清隽的脸庞，也不知道自己是该松下一口气还是提上一口气。

“你好你好。”这头太后笑呵呵地引着兰斯坐下，一双小眼闪烁着慈祥而欣喜的光芒，“哎唷，没想到现在的外国人说我们的语言这么流利，真是一点口音都听不出。”

老慕点头赞同道：“小兰象棋也下得不错，比很多小年轻都强多了。”

慕慕汗颜，小兰？这是什么鬼称呼！

兰斯倒是半点不觉得别扭，噙笑回应，“伯父谬赞了。”

太后一边替兰斯泡茶一边又道：“哎呀，这还是慕慕头一次带同事来家里，我这闺女性格大大咧咧，平时肯定没少受你照顾。对了，你也是那个什么什么幼稚园的老师？”

兰斯颌首，“我是莱尔斯幼稚园的园长。”

话毕，太后抓茶叶的手一抖，笑容凝在脸上彻底噤声了。

慕慕无语凝噎，见太后脸皮抽搐，赶紧转移话题道：“你来干什么？”

兰斯直视她，目光清澈无比，“你有些东西落在幼稚园了，我给你送过来。”

“哦……”气氛微微尴尬，慕慕正不知该如何回应，却觉手臂被人掐了下，回头一看，太后不知何时已到了自己身边。

太后将慕慕拉到边上，不太确定道：“闺女，刚才……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说的是你想潜规则你们园长，别人拒绝你之后，你被开除了吧？”

慕慕流泪：妈，在你眼里，我真的这么饥渴难耐吗？

小小的卧室里，窗明几净。

书柜里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小说、漫画；电脑桌上摆着盆精致的多肉植物；而床前，一只呆萌的嘻哈猴也正瞪圆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某位气场强大的不速之客。

环视一周，兰斯最终将视线定格在了墙上的某张照片上。望着照片里身着红色功夫衫、举着奖牌笑得阳光灿烂的小萝莉，兰斯的嘴角忍不住一点点扬起来。

慕慕见状，用手挡住照片道：“没什么好看的，你到那边去坐。”

兰斯不予理睬，歪头玩味地看了看慕慕，轻声道：“从小就这么暴力。”

慕慕愣了三秒，这才反应过来他在评价那张照片。

“什么暴力呀，那是我们市上举办的首届儿童武术比赛，当时我可拿了区里第一名。那些小孩子不是学过柔道就是练过拳术，结果都打不过我一个野路子，嘿嘿，后来连我爸都说……”慕慕一面说一面抬头，陡然撞进兰斯笑意盈盈的眸子里，这才赫然惊觉不对劲，咳！干吗告诉他小时候的事情呀！

兰斯倒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眨眼道：“嗯？伯父说什么？”

慕慕白他一眼，看了看外边，确定老两口听不见后，悄声道：“你还真喊得出口，说起岁数，我们全家加起来也不够您老的零头吧？”话毕，慕慕又下意识地怔住，背脊微微僵硬。

不对，如果她真是任毒舌的妹妹，那或许自己的年龄也……

兰斯眼眸深邃，显然也已猜到慕慕的心思，咳嗽一声，低低地道：“那晚的事，之行已经告诉我了。”

所以，他是来当劝解员的？抑或……来看笑话的？慕慕默然，想起彼时自己告诉兰斯她喜欢任毒舌时他的表情：隐忍、内敛，又带着些许的不解和挫败。原本，慕慕一直以为那错综复杂的神情是因为兰斯生平第一次遭人拒绝所致，现在她才明白，原来当时兰斯是在惊讶——惊讶她居然喜欢了自己的亲哥哥。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所有的隐情。

“慕慕——”

慕慕打断兰斯摆了摆手，道：“你不是说来我家是要给我东西吗？东西呢？”

当兰斯真的拿出那包东西时，慕慕还是有些小诧异：画着奇怪图腾的鹅卵石、会自动变色的羽毛、完全照不出任何影像的奇怪镜子……以及一张卡片。卡片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文字——

愚蠢的人类慕慕：

你太弱，脑袋又不灵光，出去后肯定会被人欺负，这些东西可以帮你打败其他人类。不用感谢我们，照顾好自己。

末尾，小浑蛋们除了签上自己的名字，还用红印泥各自盖了爪印。面对如此“温馨卡片”，慕慕简直哭笑不得。这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怎样？还有，划掉“愚蠢的人类”几个字难道她就真的看不见了么？换张卡片重写会死吗？

虽然气得头顶冒烟，但慕慕心底还是升起一股异样的温暖，盯着那些可爱的小爪印摸了摸，真想再亲手捏一捏……

兰斯道：“本来他们是准备亲自给你饯行的，可是你走得太匆忙，所以小鬼们就委托我把礼物给你送来了。还有，他们要我转告你一句话。”

慕慕皱眉看向兰斯，有什么话不能写在卡片上，还要园长大人亲自转达？唔，不用猜也知道不是好话。

兰斯清了清嗓子，道：“他们说——慕老师，加油。”

慕慕顿了顿，又顿了顿，依旧有些反应不过来。这话是……

不等慕慕开口，兰斯已拍了拍她的头，道：“慕慕，你做得很好。这是百年来，小鬼们第一次集体承认人类老师的身份。虽然没有正式授过课，但你已经教会他们很多。比起你来之前，B班现在更团结更友爱，他们之间的牵系是你亲手连结的。”

话至此，兰斯故意停顿一番，这才总结说：“这其实，也在我意料之外。”

听了这话，慕慕忽然鼻子酸酸的，眼眶也微微湿润。小半年来的努力终于得到肯定，怎么可能不想哭？可是不能，自己是女汉子，至少在兰斯面前不能。想到这儿，慕慕深呼吸口气，为转移注意力，继续埋头翻东西，“还有什么？我记得，好像还有个坐垫忘带回来了，带来了吗？”

翻着翻着，慕慕就见一只黑木盒被压在最下面，抽出来一看，精致的木盒上还雕刻着漂亮的蔷薇湖，低调而奢华。

“这是什么？”慕慕道。

“唔，”兰斯踌躇，“也是礼物。”

慕慕迫不及待打开，只见盒子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十来个玩偶饼干。最中间最大那个俨然是以自己为原型做的Q版饼干，坐在自己周围的是流口水的小漓、吐舌头的卡卡夫和夫卡卡，以及眯眼大笑的白淮大叔。

“好可爱！”慕慕激动万分，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色龙千乘”就扔进嘴里，可还没来得及咬，旁边的兰斯就突然弯眼道：“味道如何？”

见兰斯眼眸放光一脸奸诈的样子，慕慕暗叫不好，正想开口，兰斯已接着道：“这礼物是老白送你的。”

慕慕瞪大杏眼，可还来不及做任何动作，喉口一紧，慌张之下，居然直接将整个饼干吞了下去。慕慕顿时大咳起来，脸也涨得通红，兰斯见状微微担忧，忙上前替慕慕拍背。

好不容易顺过气来，慕慕一把推开兰斯，怒道：“你王八蛋！”

兰斯眨眼扮无辜，“本来只是想逗逗你，我怎么知道你会吞下去？”

“你——”慕慕说到一半骤然停下，转了转眼珠，笑道：“其实呢，这次大叔做得很有进步，要不园长你也尝尝？只要你吃了，刚才的事就既往不咎了。”

兰斯将手插在裤兜里，凉凉道：“你觉得我会吃吗？”

无视兰斯的话，慕慕笑嘻嘻地拿起“慕慕饼干”，递到其嘴边哄道：“乖，张嘴……”

兰斯别头，正欲奚落，卧室门吱扭一声响了，太后的声音从外响起，“慕慕啊，我说……”

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

一瞬间，门里门外都如石化般定在原地了。于是，在太后眼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自家闺女非常谄媚地举着小点心往别人嘴里送，而对方，则一脸嫌弃加厌恶地往旁边别着头。

唉，这傻闺女，怎么就一点都没继承到自己的优良传统，怎么就这么不会追男人呢！

太后沉思之际，慕慕已立正站直，回神道：“妈，你进来怎么不敲门！”

“哦，我进自家闺女房还要敲门啊？”太后鄙夷地哼了声，然后迅速变脸，转向兰斯和蔼可亲地说道：“小兰，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吧，粗茶淡饭你可不许嫌弃。”

闻言，慕慕和兰斯同时出声：

“他不在我们家吃。”

“那就谢谢伯母了。”

话毕，两人不约而同地盯着对方。

慕慕瞪眼：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兰斯眨眼：有免费午饭不吃太不符合我本性了。

这头，太后无视闺女的话，望着兰斯笑咪咪道：“好嘞，那你们再等等，汤一好就开饭。”听了这话，兰斯挽起袖口就往外走，“怎么好意思让伯母一直操劳，我出去帮你。”

太后道：“哎哟，瞧瞧小兰你这勤快劲儿，可比我家那破闺女强多了！”

慕慕抚额，求你们别一口一个“小兰”了好吗？再这样下去，如果真把柯南召唤出来了怎么办！

饭桌上，慕家老两口和兰斯互动得异常和谐，彼此一口一个“小兰”“伯父伯母”，居然都不觉得别扭。关于太后大人提出的年龄、职业、家庭情况等问题，兰斯居然也对答如流。什么22岁来A国留学，毕业后在帝都做了三年职业经理人，最后来到锦都市创业，说得慕慕都快相信兰斯真是普通人了。

直到最后，慕慕超长的反射弧才忽然反应过来，这节奏怎么越来越不对

劲，这种……带男朋友回来见家长的即视感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到“男朋友”三个字，慕慕一噎，差点喷出饭来。而另一边，太后还和兰斯友好地互动着。

“小兰，这芋丝饼味道如何？你还吃得惯吧？”

兰斯优雅噙笑，“比起慕慕做的，伯母的作品简直就是珍馐。”

太后一副了然模样地盯着慕慕，“哦，这么说，她做给你吃过？”

正在喝汤的慕慕一噎，正想开口解释，那边兰斯已道：“常吃。慕慕带来的萝卜糕特别香甜，和其他甜点的水准简直就是云泥之分，应该是伯母做的才对吧？”

“那是！”太后得意扬扬地说罢，这才看向慕慕，一脸怒其不争：小样儿，居然还骗自己说是别人喜欢她才被开除的，如果这样，怎么会送甜点给别人吃？

慕慕歇菜，这才彻底明白什么叫“百口莫辩”。她又看了眼兰斯，恨得噌磨牙，怎么以前她就没发现，园长大人拍起马屁来简直就是专业水准啊。

饭后，在太后的逼迫下，慕慕送兰斯出门。

两人前脚刚走，太后就和老伴交换起意见来。

太后：“你觉得小伙子怎么样？”

慕老爸：“不错。样子俊有礼貌，又能干又有经济实力，而且家教这么好，家庭环境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只是……哎呀，是个外国人，会不会有文化差异什么的？观念不同，婚后很容易吵架的。”

太后闻言哼哼道：“你倒想得远，别人还未必想娶你那宝贝闺女呢，你不知道，我刚刚还看见小兰……”太后将刚才看见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伴，谁料老慕同志半点不担心，反倒笑呵呵道：“这个你就不懂了，我是男人，看得比你透。你想想，要是小兰真对咱慕慕没意思，能上门来找？”

太后踌躇，“也是，可是吧，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老慕背着手，笑得贼兮兮的，“没必要没必要，他肯定喜欢咱闺女。”

太后最了解老伴的性子，听了这话忙戳他道：“老慕，你是不是发现什么

了？怎么这么肯定？”

老慕神秘兮兮地把老伴拉到慕慕卧室，指着墙上某个空相框道：“你自己看。要不喜欢我闺女，偷她小时候的照片干什么？”

太后见状顿悟，也笑嗔起来，“现在的小年轻啊，真是让人搞不懂呢。”

老两口八卦之时，慕慕也刚好将兰斯送到街口。瞥了眼外面，慕慕朝兰斯挥手，“就到这儿了，拜拜。”话毕，人还来不及转身，手已经被拽住。

“你——”慕慕佯怒，但眉头还来不及皱起，那头兰斯已道：“你就真的没什么想问我了？”

慕慕手抖了抖，垂下眼睑，情不自禁地咬住下唇。她当然知道兰斯指的是什么，只是那事来得太突然，又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她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晚，当任之行亲口告诉她她是他的妹妹时，慕慕的大脑几乎下意识地做出了判断，“不可能！怎么可能？我从记事起就一直住在警局职工大院，家里还有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怎么可能是你妹妹。”

“记事起……说得好，”任之行眼神明明灭灭，“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是从几岁开始记事的？”

慕慕蹙眉，“五六岁吧？这很奇怪吗？一般小孩子不都是——”

任之行摇头打断她，“那慕慕，你小时候的照片，又是从几岁开始的？”

闻言，慕慕瞳孔骤然紧缩，面皮也泛起诡异的白。是了，她没有六岁前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早在她上高中那年，太后就已将事情始末告诉了她。老爸原本并不在锦都市当差，而是邻市邳城的刑警，当年因为一起案件，他们全家遭到了毁灭性的报复。那晚，歹徒趁他们熟睡时将他们反锁在了家里，然后点燃了淋满汽油的房子……等警察赶到时，只有慕慕和太后逃了出来，而慕老爸则因为在外出差逃过一劫，但爷爷、奶奶，以及慕家的大女儿却永远地留在了火海里……

因为这场大火，慕家举家搬迁，慕老爸的工作也从邳城调到了锦都市。而以前的相册，不用问也知道已被那场大火烧毁，慕慕唯恐父母伤心，是以从未

多想多问。可今时今日任之行这么一说，她才陡然惊觉一切都来得过于巧合。

大火、报复、消失的相册、儿时空白的记忆……这些，到底有什么联系？自己，又到底是谁？

任之行道：“我调查过慕家，十五年前，他们的确遭到了歹徒的报复。那场大火里，除了慕氏夫妇被救出，两位老人和五岁的小女儿都葬身火海。半年后，他们领养了你，再过了半年，就举家搬迁到了锦都市。

“慕慕，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性格，如果不是百分百肯定，我不会对你说这些话。你的确是我妹妹，我寻找了百来年的亲妹妹。”

.....

从回忆中慢慢回过神来，慕慕看向兰斯，歪头道：“是任毒舌让你来找我的？”那晚，任毒舌讲完这一段后，慕慕就喊停，不肯再听下去。所以，兰斯此行的目的，其实是来替任毒舌传话，告诉她真正的身世吧？

兰斯眼眸清透，直视慕慕许久，这才道：“我不在乎你叫慕慕还是任之澈，我只是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人陪着你，而这个人，除了我，不能是别人。”

听见兰斯霸气的宣言，慕慕刚才蓄积起来的一点多愁善感骤然烟消云散。她一字一句地念道：“任——之——澈，原来任毒舌的妹妹叫这个名字啊，嘿，还蛮好听的。”

慕慕一边说，一边踱步往外走，半晌才停住脚步，道：“兰斯，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愿意听以前的事是在逃避现实？”

其实，说一点都不想搞清楚以前的事肯定是假的。她的年龄，她的记忆，她的遭遇，通通都是谜。如何与哥哥走散，为何这么多年都没有长大，又为何在几百年后被慕家收养，可一切的一切，在她听到慕家举家搬迁的瞬间，变得彻底不重要了。

慕慕道：“我很清楚老慕和太后的性格，他们从来都不是自怨自艾的人。至亲被杀，或许会一时沉浸在悲伤中，但他们绝对不会为此而离开家乡。他们会定居锦都，是因为我。”

说到这儿，慕慕抬头看了眼蔚蓝的天空，这才接着说：“这里的人大多不